



小學書合纂

卷之四止

仁信
2233
4止



信
2233
止

小學書卷之四

美作 昌谷碩合纂

善行第六

此篇紀漢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凡八十一章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

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

榮音榮長上聲下同

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宋封申國公簡簡要重重厚寡默寡言沈默也事物謂外事外物經猶榮也申國夫人魯氏參政宗道之女蹈猶行也規矩喻禮度事事依循禮度而行下文所言是也

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

小學書卷之四 善行 實立教

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

襪縛袴衣服唯謹去上聲縛音篆○甫始柘大縛統

備首之申足之機脛之縛袴身之衣服皆不得去謹則又加整飭矣此即曲禮冠毋兔勞毋袒暑毋褻裳

教之行步出入無得人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

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

於目肆市鬻之舍也鄭衛二國名其音淫此即內正

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

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

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

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辭色通判判一府之事潁州地名歐

陽公名修字永叔謚文忠焦先生名千之字伯強時寓歐陽公家自正獻公言為諸子自焦先生言為諸

生皆謂榮公及其弟也端正也不與語蓋欲其自生慚懼而無假苛責也降猶舒也解也此即內篇就外

傳之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

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

就大異眾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

而能有成者少矣行成曰德才成曰器事見呂氏家傳呂榮公張夫

人待制諱盪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

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

小學書台纂 卷四 善行 實立教 考錄在職版

進也時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

溫音溫使去聲

人榮公之妻待制官名諱即名也生曰名死曰諱鍾聚更再益增也都轉運使亦官名張公已貴顯矣而示女子以儉約如此非特教子及夫人嫁呂氏夫人者所當法亦守官者所當法也

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

類夫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

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鍋音戈樂音浴張待制呂正獻公皆魯參政宗道之壻不使

私作飲食即內篇子婦無私貨無私器之意事見呂氏童蒙訓

唐陽城為國子司

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

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一十輩有三年

不歸侍者斥之

養去聲唐李氏王天下之號城字允宗定州人謁告也斥逐也事見唐

書卓行傳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

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蘓湖二州教授嚴條

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

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悒悒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

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為文章皆傳經

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

之庠舍不能容

暖于眷切音接悒口狠切為諸之為去聲翻音磨傳音附行去聲尚崇

尚也遺棄也崇尚詩賦淫靡之詞而遺棄聖賢覺世之經業也蘓湖江浙二州名條教條約束以身先

小學書合纂

卷四

善行

實立教

五

考集三載

之謂躬行以率之要義即治己治人之道愾愾切到之意治己而後治人明體適用之學也刮剗刮垢剗光也兼文行而言傳依也必以理勝不尚辯也信尊信也安定後為國子直講四方學者歸之故庠舍不能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大學亦然經義齋通六所以育其德也治事齋治錢穀兵刑水利諸事所以擴其才也疏通謂智識明達有器局謂器局正大治一事又兼一事者欲精其業而又有兼才也亦各以其材而任之也其在大學設教之法亦依此條約而行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

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飭音勅○循循雅正謹飭之貌弟子言貌有常式故

遇之則知其為安定弟子學者皆尊師故稱先生則知其為安定蓋其漸涵陶鑄之力深矣此舉州學教

人之可法者也事見歐陽公文集安定先生墓表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

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朝音潮○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賢有德者

才有能者二者固治天下之本然得賢才斯可以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

宜先禮

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

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

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好行並去聲下同○禮命謂隆禮命之蓋

重賢才故先重其延攬人才者悉盡也推訪推求詢訪也德業充備謂才全而德備天下之士也其次則

一鄉一國之士也延聘謂朝廷以禮招聘敦遣謂州縣以禮敦送也萃聚京大師衆也天子之都曰京師一齋先生曰宜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字意貫到章末

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

漸音尖○此承上文言士萃京師所朝夕相與講明之正學也異端外於倫理不足整脩其身而綱紀天下故正學之道惟此人倫物理而其要則在擇善脩身而已誘之掖之使有進激之勵之使無退漸之摩之使不苦其難皆所以成就之正學不出乎人倫物理而已灑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小學之教也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成其始也擇善修身以至化成天下大學之教也自鄉人而至於聖人之道成其終也

如此則賢才既得而風俗自正矣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

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

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謂上文所延聘敦遣其學行合於上文所云者為成德為師取材識之明達者受其教及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以分教州縣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

也此三節言擇師之法朝○縣謂縣學州謂州學擇士入學擇民間俊秀之士而入縣學也縣學擇其尤者升之州州學更擇其尤者升之大學大學復聚而教之則賢能畢出矣論於朝蓋將官之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凡選

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

朝○縣謂縣學州謂州學擇士入學擇民間俊秀之士而入縣學也縣學擇其尤者升之州州學更擇其尤者升之大學大學復聚而教之則賢能畢出矣論於朝蓋將官之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

學業曉達治道者

選亦擇也此兩節言擇士之法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為有本讀之

未嘗不慨然發嘆也事見文集第二卷○高氏曰按明道先生所言成德而受業者即今司成司業博士之職其以分教天下之學者即今州縣教諭訓導之職其擇士入學者即今秀士入學之法但明道先生欲成其行而今

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為學

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

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

是時司馬溫公當國舉伊川充崇政殿說書同孫覺等看詳國子監條制相先猶相尚月使之爭謂月有試以較其高下是使之爭競也課程計也謂課程計其學業也今學官月課之名蓋本於此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

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

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鑄子全切解居隘切去上聲行去聲○制置也延待也考程子

原詳謂置尊賢堂若也有士如今胡太常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學者願一識其面而不得者則長貳官延請居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特為學者矜式且以見長貳官取善服義之意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也鑄謂刻定之解猶貢也額猶數也宋元豐中以利祿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來者奔湊程子蓋欲量留百人餘四百分於州郡使士人各安鄉土也省減也繁文吏牘之類師儒之官不責以小文所以專委任也行檢謂行誼名檢待賓齋所以待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齋則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者居之觀光取易觀國之光之義謂觀見國之盛德光輝大學舊制賓客不得過客位其學宮禮法士多不能見故立觀光欲使來學之士觀揖讓威儀之盛而知慕效也餘數十條見伊川文集以

上二章俱詳大學教人之法也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

相勸藍田縣名呂氏兄弟四人大防大忠大鈞大臨

約束之法使之去惡為善也勸勉也本註曰德謂見

善必行聞過必改能修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

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

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

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鬭爭能

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

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按朋友教後生御

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

類皆可為之非此過失相規規猶戒也本註曰犯義

之類皆為無益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

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不修之過五曰交非其

人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作無儀禮俗相交本註曰

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

喪葬祭祀之禮往還書問慶弔之節患難相恤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

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

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也音銓或罰金

或朴責也悛改也絕之使不與約也高氏曰按內

篇立教自小子學樂誦詩始此篇引教子教女而復

及於司業大學鄉州之教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

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

性循循有序灑掃並去聲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所

以求得所止灑掃應對小學之教也窮理即致知至

於知止之事盡性即誠意至於平天下之事大學之

教也循循有次序貌謂先習之於小學而後病世之

進之於大學而大學之教又自有其序矣

善行實立教

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

得也閱音窺○病患也趨奔也闕猶闕也卒終也此

吳氏曰行遠自近升高自下學之序也自大小學之

序言之灑掃應對近者下者也窮理盡性高者遠者

也以下者乎齊家治國平天下非高而遠者乎真見伊

川文集明道行狀及建康祠堂記○高氏曰按聖人

所以為萬世師者惟循循善誘程子一遵之故舉以

終立教之義

右實立教

凡八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

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或殺

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

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

少難養並去聲數音朔愿魚怨切○革字次翁漢臨

淄人負謂以背負之備經險阻謂徧歷道路險難諸

般災厄艱危採拾謂採取草木之可食者數頻也劫

欲將去謂脅革欲令從為賊也愿款誠懇也方所逃

之路也誠能動物故雖盜賊至不義而亦能感之俱全謂母子皆保全也

轉客下邳貧窮

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裸魯果切跣音

庸○轉客飄泊轉徙而為客也下邳郡名裸露身跣

露足行傭為傭工也便身之物謂母身所便安之物

美衣甘食之類畢猶皆也給猶足也以裸跣傭工而

供母如此蓋真能竭其力者矣事見後漢書列傳下

同章○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

善行 實明倫

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好行並去聲，號平聲，毆音嘔。○包字孟嘗，漢汝南人。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少去聲，戀龍春切，數音朔。復去聲。○既謂服喪已也。指弟子荒，謂田畝荒蕪，頓謂廬舍傾頓，服用也。○京

兆李氏曰：包之不幸始也。父出之，積歲餘而始還之，終也。弟子分異之，雖中分其財，卒復賑給之，可謂善處所難而不失其正。後世父子異居，以為順命，兄富弟貧，不相救濟，以為衣食各異者，其可哉。高氏曰：案薛包之父以娶後妻，憎包，至於毆逐，則母固善讒，其父亦悍矣。包能以誠感之，使皆懷慚而生悔，不亦難乎。己而弟姪分財，推良受惡，推孝以友於兄弟，至易也。及安帝徵為侍中，不拜，則又矯矯錚錚者矣。○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

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

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數音朔譜則禁切剖普厚切

魏瑯琊人仕晉官至太保親母也譜毀也失愛於父

不得父之愛也牛下牛糞剖破也炙炙肉驚嘆驚異

嗟嘆也孝感謂魚雀之至皆孝誠之感動也丹紅色

柰果名事見晉書列傳程子曰王祥孝感此亦是通

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王裒字偉元父

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裒

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

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蒲侯切儀裒父

上司馬複姓下司馬官名言儀為魏國安東將軍司

馬昭之司馬也東關地名敗謂戰敗東關之敗魏嘉

平四年吳諸葛恪敗魏師于東興是也東裒痛父非

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

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

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

者並廢蓼莪之篇辟音壁號平聲著直略切為去聲

不以正命終也朝廷召曰徵郡國舉曰辟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蓼莪詩辭三復謂再三反覆誦之廢蓼莪

篇者恐其師哀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

有密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

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度音鐸篡初患切○計口

度音鐸篡初患切○計口

小學書合纂

卷四

善行

實明倫

九

孝廉莊莊

身量家人所衣不多蠶也密猶私也聽猶從也逆而奪取之曰篡昭既死子炎篡魏自立為晉不西向坐晉都長安在西故也衣食不求豐裕而坐不面闕皆痛父非命不忍故爾○一齋先生曰蓼莪詩孝子不得終養者所作固足以感傷然王褒所感門人所廢恐不獨在詩句褒父名儀儀字韻補牛何切音俄我字亦牛何切音哦蓼莪並音六蓼莪即戮儀此其所所以不得不廢乎事見晉書孝友傳下章同○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養去聲弱平聲西河縣名延字延元色養以和悅之顏色而奉養也以用也全完也滋味猶言甘旨○高氏曰案扇枕溫被亦即古人溫清之禮而延以身溫之尤與人異也考其事繼母亦有躍魚之事與太保王公同而斬準作亂以為左光祿大夫延罵不受準遂殺之則其慷慨立節殆又有過人者矣○柳玘曰崔山南

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

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日櫛緹并拜於階

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長

聲後同乳去聲○山南名琯唐博陵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故稱山南昆兄也王大也曾祖王母即曾祖母也姓長孫不粒食而康樂安寧由飲乳也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

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

雀之門安得不昌大乎疾甚曰病萃聚也長孫夫人言止孝敬則雀以下柳玘之

語按唐書本傳曰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是亦可併考事見柳氏家訓○高氏曰案婦乳乳姑古無此禮唐夫人始為之蓋愛姑逾於愛子矣而姑亦願其

善行 實明倫

子孫世世孝敬以婦孝而致姑慈誠事姑之極則己
考唐夫人生子頌貞元初成進士頌有子八人皆至
達官珙太子少師瑄節度瑄邢部尚書輿侍郎球進
士至曾孫成進士者復四人其玄孫遠於昭宗乾寧
中復至平章事柳玘所云崔門昌
大卒如此天之報夫人亦厚矣 ○南齊庾黔婁為

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遺疾黔婁忍心驚舉身

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 孱鈕山切易音異邁音垢

○南南朝齊蕭氏僭國之號黔婁字子貞孱陵縣名旬十日也易黔婁父名邁遇也熊氏曰父子一體而

分父疾而子心驚汗出自然之理也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

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

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差楚戒切劇奇逆切稽音啓顙蘇朗切

病愈曰差病甚曰劇醫蓋以糞甜則病甚糞苦則病愈也替顙叩頭也北辰北極也或問庾黔婁禱父病果有此應之理否朱子曰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為之李退溪曰古記謂南斗主生北斗司死故救死請命皆於北斗雖是俗說孝子迫切之至情狗俗為之邪正不暇論也事見南史孝友傳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

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

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

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

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

一罪人耳屋何宜覆 號平聲祖音但葺音緝覆敷救切

○海虞縣名子平南朝會稽

善行 實明倫

孝類

人哀毀踰禮，哀戚毀形，而過於禮節也。頓絕遽然氣絕也。蘇猶醒也。屬猶會也。大明年號東土，即會誓軍法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營，謀為也。袒露臂，括髮，人子初喪之禮也。葺修補也。情事未申，謂親未葬也。高氏曰：案律，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杖八十。則是不葬其親，於國法亦有罪，而况孝子之心與宜子平之自謂天地罪人矣。

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下為去聲。矜者憫其苦，賞者嘉其孝，事見南史。壙，下為去聲。高氏曰：案親骸不葬，生人之所悲也。而子平之悲尤甚，觀其頓絕而蘇，不廬不祭，後世猶悲之，而况當時之人乎。興宗為營塚壙，可稱賢太守矣。而世且或久淹。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雍，去聲。下同。○

天長人，父名異，為雍州太守。劉氏，異嬖人也。嫡妻嫉之，故異出之。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異官至工部侍郎。壽昌受父蔭，為閬州及廣德二郡守。嫡母已死，壽昌始知其事，御用也。

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馬，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熙寧，宋神宗年號。秦，即雍州之

陝西西安府。明逸字子飛，聞謂言之于朝。國法棄官，不得復就官，以尋母故。優詔許之。○高氏曰：案史，壽昌決志求母，次同州，避雨於逆旅。心方念母，俄有老婦冒雨拾薪歸，歎曰：吾兒壽昌安知母苦如是。壽昌驚愕，前問，果生母劉也。觀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此，殆天啓之，非由人力矣。

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

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幾平聲，喪明之喪去聲，拊音府，下同。壽昌嘗為閩州廣德二郡守，至是以便於養母之故，辭郡守而為河中府通判。碩案出母於義，不可迎。弟妹則迎以歸，近母而供其養也。拊安慰也。推愛母之心，而篤於同母弟妹，推愛父之心，而篤於宗族兄弟。蓋至孝出於天性而然也。事見朱壽昌遺事。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浮屠佛氏也。洛水名，在河南。事見遺書。○高氏曰：以上十章共十人，皆古為子者之善行也。而不幸遇變者凡六人：江次翁遭天下亂，薛孟嘗王休徵、邁異母，讒虐王偉元父死，非命何子平適際饑荒，朱康叔母被遠出彼固至孝根心，故遇變而顯其至性也。

王延元，色養，庾子真棄官，皆無間。然唐夫人乳姑發祥，婦孝感天矣。伊川治喪不用浮屠，繫於其末。此見君子以道事親之則也。夫

○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闈音達，下去聲。射音夜，識音志。○此下言臣道也。光字子孟，漢平陽人，票騎將軍，去病弟也。武帝時為大司馬、大將軍，禁闈宮中，小門也。深沉安靜，不浮躁也。精詳審密，不羸率也。一齋先生曰：下字似衍文。漢書亦有可疑。進止一進一止也。郎與僕射皆侍衛官名。僕主也。古者重射，故有是官。關中語轉，射為夜耳。不失尺寸，猶言一步不差耳。事見漢書列傳。下章

○汲黯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

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黜

見蚡未嘗拜揖之黜乙減切洗蘇典切數音朔蚡音

陽人太子洗馬官名洗之言先也太子出則前導也

以嚴見憚以正直為景帝所敬憚也主爵都尉亦官

名掌列侯中滿也中二千石謂九卿之官歲俸滿二

千石也蚡負貴而驕人黜獨不為之屈但揖之而已

高氏曰是時蚡倚外戚權傾人主而黜視之蔑如則

剛正之氣固有以奪人矣其敢弼違人主者蓋本於

此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黜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

而罷朝公卿皆為黜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黜

也治為皆去聲朝音朔下同黜音撞○上謂武帝云

云猶言如此如此蓋言欲效唐虞之治也心多欲

如好征伐好神仙之類唐虞唐堯虞舜也內既多欲

則外所施仁義皆偽欲效唐虞之治遠矣黜愚也帝

不罪黜而容之君人之度偉矣群臣或數黜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

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

愛身奈辱朝廷何數上聲數數其罪以責也輔弼

諛以奉承上意也已既也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

不瘳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

任職居官亡以瘳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

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

矣數音朔瘳音愈亡音無為少皆去聲賁音奔告

休暇也瘳通作愈病痊也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

、學書卷之四 卷四 善行 實明倫 十五 孝身莊莊

賜告則得去官歸家養病嚴助入姓名時為侍中瘡當作踰過也孟賁夏育皆古之有力者言黠之正直若托之擁輔幼君以保守成業雖自謂有賁育之勇者亦不能奪其大節也然其言也社稷臣能安社稷者高氏曰觀助與武帝之言則知其安危可倚君友已皆信之深矣

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黠不

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

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青衛青侍中侍衛

於禁中也踞蹲坐也廁牀邊側弘公孫弘宴見宴閑時進見也嘗曾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可猶是也從其奏則稱制曰可○高氏曰案人臣之義以勿欺能犯為難觀黯面折廷諍數干主顏色而能使其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

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

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

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鑿

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

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

翟音狄使首皆去聲并音兵幄一角切見音現○史氏紀事而原其始則曰初魏元魏太武魏主拓跋燾也太武玄孫孝文帝改姓為元氏故號元魏翟姓黑子名封遼東公覺發覺也允字伯恭通天文術數累官中書令卒年九十八實告告情實所謂首實也諱隱諱也兩當字相對為字屬上言當為告情實乎當為隱諱之乎二者請裁之也君所居帳曰帷幄寵臣侍君側受寵眷之臣也有咎自陳曰首實宥罪曰原

重再也言已受賄若更隱諱是再造欺罔之罪也崔鑿公孫質皆中書侍郎測度姑且誘引也帝使

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

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太武子名晃崔浩字

伯深為司徒與允等修國書刻石以彰直筆武怒其暴揚國惡收浩誅之將及於允故太子欲指導其生路以脫其罪也脫與為卿脫死之脫正相對照舊說屬之下句著儻若訓者恐非是太子見

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

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

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

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

迷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

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

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

迷亂彘音向丐音蓋微賤言其職之卑制著述也

多猶皆也總裁謂總其大綱而裁正之紀事曰

著纂言曰述失次謂所對失其次序彘猶昔也東宮太子之宮殿下太子之稱丐乞也帝顧謂

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

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直謂不為詭詞以情直告也直哉贊其直也始終一辭故曰信守正無欺故曰貞旌之旌其善也他

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

善行 實明倫

善行 實明倫

善行 實明倫

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荷為

皆去聲○讓責也殊異也言當與浩同之再造猶言再生動容變貌也○高氏曰按允惟不畏死故反生

翟黑子惟貪生故反死使允從太子語究極著述之情未必不反觸太武之怒而死也死生之際夫豈善

為趨避者所得自主乎哉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

翟黑子故也高氏曰恐負翟黑子蓋允自護之詞觀其對太武及太子之語貞直信義當日

不畏死之名必且播盈朝野故允特言此以掩之蓋以小信自處而不居於不欺之大節也先儒疑此二語為史臣所妄增失

之矣事見北史列傳○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

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

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

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

緩數年不可行也虔音乾○君行宗潛名宋人也貫猶係也宋之京師在開封府以其

中額多故欲冒籍以應舉冒籍以應舉欺君矣遲緩中武遲緩也行往也事見呂氏童蒙訓○高氏曰按

臣事君以忠忠以不欺為主高伯恭李君行二人皆能不欺以事君者○崔玄暉母盧

氏嘗誡玄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亥馭曰兒子

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貧

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暉音偉馭音御

贊音咨○玄暉名畢唐博陵人仕至宰相母之姊妹曰姨姨兄姨之子長於我者也貧必廉故曰好消息

富必貪故。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別必列切。○比

近也。親同姓表。外姓非理所得。如竊官物。剝民財。皆是咎罪也。言罪雖幸免。心實有愧矣。事見舊唐書列傳。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

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器之名。安世宋元城人。待制參政。皆官名。起身致敬。請教。做官之法。勤以從政。謹以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未聞猶未喻也。賢稱後生也。蓋緩非迂緩。不及事之謂。乃從容不忙迫之謂耳。以不緩故。心忙心忙。則百事因之錯矣。事見呂氏雜錄及晁氏家語。但張觀作李若谷。

○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徃徃知誓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門人如劉彛。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誓古。經義齋之事。愛民治事。齋之事。不知誓古。則中無定守。而事事即于廢弛矣。不知愛民。則心多忽略。而念念流于慘刻矣。何有言不難也。語見程氏遺書。

○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千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替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少去聲會音檜○官守以官為守也干求也舜從名
疑問勤於職事必有政聲慎於其他必無敗行求知
之道在其中矣事見呂氏童蒙訓○高氏曰案仕以
不貪為本人情一入仕途往往贖貨無厭且惰慢而
不謹勤躁迫而不和緩於民瘼視如秦越而干求請
託則不憚旁蹊別竇以為之此皆後世居官者之大
弊也故復舉玄暉
以下四條歲焉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
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

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

諾戍音樹養去聲下同孝婦漢時陳郡人守邊曰
戍屬屬託也諾謂許養母終天年蓋一諾而死者

不渝矣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紵

以為家業終無嫁意慈愛愈固謂慈愛其姑愈深固也紡以車績以指織紵以機作

布帛也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

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

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

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

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

葬之終奉祭祀少去聲夫養之夫音扶卒終也失

以立於世田財盡賣以葬者不為身謀而專盡禮於

姑也○高氏曰案孝婦之行有四善焉夫死不嫁節

也養姑而生事葬祭必盡力孝也諾其夫言而不欺信也欲自殺烈也淮陽太守以聞

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使者之使與皆去聲復音福○淮陽即陳州復謂除其家之役與猶及也高氏曰按本傳孝文皇帝高其義賢其信美其行故賜復而尊其名如此事見列女傳○漢鮑宣妻桓氏字少

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

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妻之之妻並去聲賄音悔○宣勤學以清苦而成行以清苦而立士能如此亦奇矣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

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

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

婦道鄉邦稱之更平聲著陟略切挽音晚○大人稱也約即清苦之謂歸謂還于父家侍御婢妾也服飾資裝也引車曰挽鹿車小車可容一鹿者事見後漢書列傳○高氏曰按貧人所難安也而婦人尤甚桓氏本富家女而能去富即貧去逸即勞去奢即儉去華即朴君子尤以為難矣故特舉為婦德之則碩案少君所為悉皆從其夫之言是亦為得婦道之正矣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

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為

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

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

絕婚強迎令女歸譙音樵闋音缺斷音短後同從少皆去聲復扶又切強上聲○曹爽

魏宗室從弟同祖之弟夏侯復姓文寧名闕終斷截信猶證也決志不嫁故斷髮為證魏主芳正始十年太傅司馬懿與爽爭權殺爽夷其族故曹氏盡死時文寧為梁州憐其少執

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

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

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

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

酸鼻州一作相少風並去聲懈音戒○無遺類盡死

也風謂以言動之惟思也蓋示以將適他人之意許之是言許嫁之為是蓋偽言以慰家人欲令懈於防

守也斷鼻者寧毀吾形不欲裂也或謂之曰人生世間

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

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

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

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為行並去聲○輕塵棲

弱草難依適然棲泊賜即去矣非有纏固也而已曰

耳如此曰爾夷誅也守此守節母家也家有盛衰人

有存亡終始如一者仁義之道也盛則從而衰則違

存則留而亡則去真禽獸之所為矣仁義分屬盛衰

存亡蓋互文耳事見皇甫謐列女傳魏志曹爽傳曰

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養為曹氏其子顯名

於世○高氏曰按婦人守節難而於夫家滅亡之日

尤難然令女能處之不回者當其斷髮之時決志已

久故繼而截耳繼而割鼻卒不以移觀古仁人義士

雖烹鋸解剥有所不懼者亦以其志決也聖人云匹

夫不可棄志信矣哉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

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

悉奔竄唯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又往至姑側為賊捶

擊幾死自在集成本傳共作獨在杖音伏譟先到切

史則泛觀之也杖兵器也鼓譟鼓躍而呼譟也奔竄奔走竄匿也冒犯也賊去後家人問

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

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

一危禍豈宜獨生五家為隣二十五家為里危禍謂

則不仁己獨求生則不義故寧救姑以死不忍舍姑以生其心有所不安也盧氏以一女子處倉卒之間

而不忘仁義如此亦可為後世臨難苟免者勸矣事見唐書列女傳下章同

唐奉天實

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

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

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

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

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盜乃捨之而去

聲操平聲剽音粟曳音裔奉天唐京兆府屬縣名永泰年號剽掠攻剽劫掠也村落村居也匿藏也曳

拖也前謂前行捨之謂捨其妹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

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蠲音涓京兆尹京師表率之官第五琦長安人肅

善行 實明倫

宗時為相後為京兆尹○高氏曰以上五章共六人陳孝婦諾夫別語孝養其姑桓氏屏除服飾修行婦道閻德之純也令女截鼻自誓盧氏突奔姑室兩實氏投足巖崖貞而烈矣故舉以為婦人處變御窮之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則也

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繆音木彤音容少取俱去聲數音朔搥職瓜切行去聲更平聲
 ○彤字豫公漢汝南人幼而無父曰孤○厚睦和也東萊呂氏曰身正而家未正必是未能盡感格之理只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始是教之之道事見後漢書獨行傳○高氏曰案諸弟娶妻諸婦遂

求分異性行可謂乖戾矣彤掩戶自搥而諸弟婦皆悔過蓋感其家以誠也及彤為中牟令誅諸姦吏并託名貴戚賓客者百餘人則又裁姦以法矣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

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

住斷都玩切易音異令更並平聲○瓊字珎之北朝人為證據也諭曉也如何問之以發動其良心也無聲出涕曰泣天台陳氏曰太守下淚而諸證人灑泣
 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人心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之天矣事見北史循吏傳

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
 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
 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赤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音屢

慮○覽字玄通遇待也楚撻言以荆撻之或言楚痛
 也成童十五歲也俱謂共為之耶律氏曰家範作覽
 輒與祥俱本傳曰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
 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
 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
 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高氏曰按後母之策未
 有不樂戕其兄者象之於舜胡之於伋可見矣而覽
 甫數歲獨慈其兄至於涕泣抱持妻又甘與祥妻同
 力作祥至孝覽至悵覽妻又至賢宜其長有後於晉
 室乎考後王氏之盛世莫與京至有王馬共天下之
 語蓋皆覽後也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没于石勒
 事見晉書列傳

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
 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
 弟蚤亡唯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
 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
 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

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晉書本傳是日過泗水
棄子及暮追及明日繫
之於樹而去攸棄子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訊其家
 乃攸之甥攸素有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至咸和
 元年卒史臣曰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
 可割情何至豫加徽纆絕其奔走斯豈慈父仁人之
 心卒以無嗣宜哉碩案攸手殺其兒是不仁不慈矯
 情欺世以求義名者國史直筆定論如此其不可以

善行 實明倫 考錄生歲反

為訓固矣。子澄不信國史，自容攸之欺，又欲以欺天下後世為人子弟者，何其弗思之甚乎？朱子與子澄書曰：小學能為刊行亦佳，但須更為稍加損益，乃善。近得韓丈書云：如鄧攸縛子於樹之屬，似涉己甚，恐此等處誠可削也。若不欲盡去其事，且刊前此語亦佳耳。史傳中嘉言善行及近世諸先生教人切近之語亦多有未載者，更望刷出補入，乃為佳也。據此則朱子所欲損韓丈所欲削皆專在此章，而子澄執拗不奉師命，僅刊數字，宛然完存，吾不知其何心也。今奉朱子遺訓，雖不能及，刷出補入，不仁不慈之害教化先賢所指斥如此章者，不可不速削也。猶不敢武斷以全削去之，姑勾乙之，不俾子弟讀之，存舊文記所見以待大方君子所裁。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

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

復音役，毗音皮，切。熾音昌，志切。強上聲，臨去聲，輟音拙。有音又，恙楚戒切。恙音樣。○咸寧，年號。疫癘，皆瘟疾。袞字叔褒，鄆陵人。明穆皇后伯父。毗次兄名危，殆謂病甚也。熾盛次舍也。臨哭輟止，恙愈恙病也。

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父老鄉之，謂後於眾木之凋也。始知正操如庾袞者，邪氣不能傳染，不是疫氣必不染於人。如庾袞者，而後不能染也。高氏曰：按人之畏疫者，至父舍其子，妻舍其夫，無他自畏其死，遂無惜於家人之死，即心而疫癘宜及其躬矣。獨庾袞不畏己死，望其兄生，迨兄既生，袞亦不死，蓋心正則氣

正正氣全則邪氣不能下而又何○楊播家世純厚

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且則

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

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

談笑○播字延慶北朝人昆季兄弟也椿

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

而津常日莫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

坐○莫音暮○台鼎三公之稱如星之有三台鼎之有三足也椿為司徒津為司空故曰並登台鼎參謁

也見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

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

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

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

言○飯上聲匙辰之切箸音宇爨取亂切使間並去聲

也○京宅宅在京也嘉味美味也次附次第寄附之

異也○未寄于兄則不先食總麻之服同炊爨四世不分

廳堂共聚美味共食寢息共所起箸親授○高氏曰按楊氏

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

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

善行 實明倫 考吳生歲反

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

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好去聲酌香句切脯音甫輟音拙弘字里仁安定人弟名弼

酌酒狂也直猶但也輟止也高氏曰按家之不睦人所難處牛公以弟則狂以妻則恚而處之泰如幾於行所無事矣後有狂弟悍妻者不可以之為法歟事見隋書列傳

○唐英公李勣貴

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

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

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勣音迹射音夜數音朔為

復並去聲勣字懋功本姓徐曹州人封英公賜姓李僕射唐宰相顧猶念也吳氏曰觀勣之言正所謂

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悌者也事見唐書本傳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

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

得無薄乎拊音撫伯康名且吳氏曰奉之如嚴父敬之至也保之如嬰兒愛之至也老人腸

胃弱易飽易饑氣體虛易寒易熱故公撫問之勤如此一齋先生曰每字不獨食少頃天少冷亦每也事

見范太史文集○高氏曰以上九章共十一人皆古善行之見於兄弟者繆豫公德化其弟蘇珍之德化

其民皆誠至而能感也王玄通甘同楚撻鄧伯道忍棄其子庾叔褒不畏於疫非友恭之至者能然乎楊

氏兄弟三人位登台輔相愛不啻孩孺極天倫之樂矣若文安侯滿覆於狂弟英公焚鬚於老姊温公撫背於伯康抑何寬容有深愛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

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

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晁音潮長上聲○故家舊家惟獨也以道名說之宋哲宗時澶淵人若及也尊者曰某姓第幾叔長者曰某姓第幾兄姑父之姊妹也尊姑祖之姊妹也父黨交游父之友也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謹厚之道也高氏曰此章出呂氏童蒙訓而不標所自蓋偶逸之耳又按此章不專以兄弟言蓋因敬兄之義推之外姓尊長諸姑之夫與其父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

人也兩人相讓久之

予音與○公名拯字希仁孝肅嘉祐初公嘗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也

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

蓋觀於此而知之

賊害也古人謂孟子人無有不善故皆可以為堯舜蓋疑辭此指讓

金而言謂觀此讓金之一事則知人皆可以為堯舜信然矣高氏曰此章以朋友言以蚩蚩之民不忍欺死者之金而况他人之金乎如兩人者千金不欺死生如一矣故舉以為後世交朋友之則是亦見童蒙

訓○萬石君石奮歸老于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

路馬必軾馬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

善行 實明倫

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朝音潮誦在笑切下

為去聲長上聲下同○漢石奮當文景時與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歸老告老謝職而歸也

馬說見替古朝服見子孫而不名者敬君之吏也誦讓謂以言責之坐於便室設食於案對之而不食自責也長老族之高年者肉袒袒衣露肉願受刑責也固再三也許謂許其改過而亡復坐復食也

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

唯謹勝音升訢音欣○勝冠謂年及冠者燕謂燕居申申和順也訢訢和悅也和則易肆故加謹

上時賜食於家必替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

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替音啟○替首即叩首替首俯伏而後起食敬也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賢行皆自

以為不及也行去聲○孝謹即下宮門闕替首俯伏而食等事齊魯二國諸儒素以質朴行

實著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以去聲○郎中令內史皆

名官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

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帛廁身自浣滌復與侍者

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恙音樣帛音裙廁音住浣音緩滌音狄○恙病

也漢法在官五日則休暇一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小房親謂萬石君中帛中衣徐廣曰廁築垣短版謂廁

溷垣墻隱於其側浣滌也不使親知者共為子職而又欲親心安也石建孝養至老不衰其細微曲折一

以為常可謂純孝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

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善行 實明倫

善行 實明倫

善行 實明倫

讓曰丙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丙史坐

車中自如固嘗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外門家大門舉宗猶言闔族蓋入里門當下車而入外門猶不下故萬石君作自責之言曰丙史貴人里

中坐車固當我之咎之過矣反辭以自責所以深咎之也上文所謂子孫有過失不誚讓者謂如此也乃

謝罷慶者舉宗群謝始許其改過遣之罷去也里門巷門言自是以後入巷門則疾趨而歸不但外門下

軍矣事見漢書列傳下章同 ○疏廣為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

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

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

尚有幾斤趣賣以共具疏音疎骸音諧令平聲樂音洛下同數音朔趣音促共音

供下同○廣字仲翁漢蘭陵人太傅官名上疏乞骸骨猶今之告老也娛歡也趣與促同共與供同言促

賣餘金以供酒食燕樂之具也 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

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

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即以聞

暇時為廣言此計說音稅為去聲○其昆弟老人謂廣丈人即廣所信愛之等輩高年也宜從丈人所言

宜令是意如出從丈人所而不令知為子孫所託也曹參傳自從其所 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

諫參意與此同 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

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今平聲復扶又切○

善行 實明倫

老悖年老而乖悖也。贏亦餘也。衣食有餘則子孫倚之而怠惰矣。

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

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

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

餘日不亦可乎夫音扶共如字。賢者為多財所累則志有所分而不得務其遠者大者

愚者多財以為資則驕盈侈靡必致重其過惡而喪身敗家矣且夫貨財積而不散必為衆人之銜怨今

我既不能以善道教導子孫不欲使之多財而增益其過而銜怨於人況此金是聖君所以優養年老之

臣而我豈敢虛受其賜故設置酒食樂然與鄉黨宗族之人共享聖君之賜以終我之老景豈不可乎

高氏曰按疏廣之行有三善焉乞骸骨早歸勇也廣君之恩賣金以樂宗族故舊仁也不以多財遺子孫

令為損志益過聚怨之府智也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

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

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

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遺音位。龐公字德公漢襄陽人劉

表漢之宗室時為荊州刺史聞龐公賢乃往訪之候猶訪也釋猶罷也壟田間高處也指指其所習之事也畝田間水道也畝壟也遺猶與也富貴者易危勤勞者常安理勢然也事見後漢書獨行傳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

力助汝薪水之勞此

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累去聲遺音位○高氏曰按史以元亮為字非也晉末潯陽人潯陽即今九江府彭澤九江之屬縣家累妻子也力僕也謂以力供使令也給與也贍也遇待也言汝旦晚之勞費自己供給為難今遺送此僕助汝採薪汲水之勞費此僕雖賤亦是他人愛養之子可以善道待之也不可陵躐之書見南史列傳○高氏曰按龐公遺子以安淵明教子以仁二章蓋為為父者言也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

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暉音偉○孝芬字恭梓北魏博陵人吉凶有須謂冠昏喪祭之禮有所須費群聚相對分給錢帛則無私之至矣

孝芬叔振

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

出入啓觀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

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資李氏自裁之如此

二十餘歲清七正切上上聲齊洛代切○孝芬之叔謂反必面獲得也資與也高氏曰此古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也而芬兄弟以此事其叔母所謂亡於禮者之禮矣事見北史魏崔挺傳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

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慄音栗朝音潮○凝字叔恬文中子之弟○嚴謹貌

御

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冠去聲御治也勤以作事儉以制用恭以處己恕以待人四者盡治家之教冠婚喪祭說見前四者盡正家之禮

聖

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

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假借也不假者言不以借入阮

氏曰皆自足也亦通營築垣屋造設什物必渾堅朴素經畫門巷種植果木必方整成列蓋其為人不苟

故每事亦不苟如此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陪唐

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

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

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

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責望遂為乖爭苟

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長上聲更平聲○公藝唐東平人北齊北朝高

齊也麟德唐高宗年號封謂封土為壇以祭也泰山山名天子所至曰幸忍舍忍隱忍也協和也卑幼責望尊長之不均尊長責望卑幼之不備是更相責望也乖戾也雍和也事見唐書孝友傳○韓文

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

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

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

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

吏日來徵租更索錢行如字肥音肥召音邵索音色○公名愈字退之謚文其先昌

黎人後居南陽累官吏部侍郎從祀孔子廟廷董生名召南行歌類桐栢山在南陽府唐縣淝水在廬州

府合肥縣壽州屬鳳陽府貞元唐德宗年號董生隱居行義於於淮淝之間時之人不能與儔韓子為作

善行 實明倫 考樂莊藏版

此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

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

感感妻子不咨咨盡日不得息言其勤於耕讀樵漁

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

乳出求食鷄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

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乳去聲

彷徨音旁皇躑躅音擲蠟覆敷救切○孝慈字從父母妻子來天翁猶言老天乳生子也哺飼也蟲蟻非

乳犬所甘故不食彷徨悵快貌躑躅躊躇貌狗乳子而鷄為哺覆吳氏曰董生孝慈之行人雖不知而天

知之故祥瑞之見於異類如此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

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

董生無與儔儔音紬令平聲○儔匹也愁言其不養親也朱子曰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

之辭也下句無與儔答而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

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使去聲綽尺約切○河東道名節度使官名公綽字子寬

陝西華原人憲宗時拜御史中丞累遷檢校左僕射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

之日每平日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

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

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

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

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朝音潮郢音穎從莫離並去聲

謁上官也仲邱節度之子字諭蒙公權節度之弟字誠縣從弟同祖弟再會食所謂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也人定鐘亥夜鐘也晨省昏定其禮未嘗不嚴而執經講議論文聽琴則亦未嘗不和矣二十餘年不變

易其有恒可知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

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

上食音嗣曰節度言也父沒稱先君聽猶許也饑歲蔬食得古減膳撤懸之意天時人理皆宜至居常

不輕聽食肉則家教之嚴有自姑姊妹姪有孤嫠者

來矣公綽能不忘所以為難也

雖踈遠必為擇壻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為資

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聲音離為去聲奩音廣纈

胡結切姪謂兄弟之女孤無父者發無夫者粧飾之奩即鏡臺也刻木為之質素易成也纈文絹繫絹

深為文者省約易辨也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

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

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

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

終不以官達有小改莫音暮鹽鐵使官名通衢大

廷顯官不欲當其重禮也以上言柳氏家法之外者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

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措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令之以資勤苦楷口駭切相少衣和並去聲長上聲祇音止塊當侯切屣所綺切○相國宰相之稱

休其名也措紳措笏垂紳也楷範猶言法式婦人謂嫁曰歸啓齒笑而至見齒也歸覲歸寧父母也竹兜子竹輜也二青衣二僮使也屣徐行貌步履以隨謂徒步徐行以隨也資助也此言家法之在內者事見溫公家範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

犬為之不食

長上聲畜許六切為去聲○陳氏名褒南唐人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

婢日會食堂上男女未冠笄者別席鄉隣化其德犬亦知愛其類和順之所感也昇元初江州以聞唐主命復其家表門閭後子姓益衆常苦食乏宋太宗淳化元年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蓋已十八世不分居矣事見五代史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

唯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

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

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

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朝音朝相去聲邸音底○國朝

溫公自謂宋朝也李相名昉字明遠高氏曰按宋史深州饒陽人舊稱徐州誤相太宗謚文正邸舍客店

也宗諤李相第三子字昌武事見家範○高氏曰自崔孝芬以下共七章皆詳古人家法之善者孝芬承奉叔母若所生王凝閨門若朝廷公藝忍而九世同居召南孝慈感鷄禽陳氏雍和化畜犬公綽夫婦教子善行尤多李氏世守先人法皆齊家之善則也

右實明倫

凡四十五章李氏曰首十章實父子夫婦之別次十章實長幼之序次一章實朋友之交後十一章通實五倫之義或問此篇似少朋友一條朱子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耳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見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

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第五倫名

字伯魚東漢長陵人為司空以公正稱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竟終也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事見後漢書列傳下四章竝同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

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

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

此卒蒼沒切令平聲恚音惠朝音潮奉音俸汚去聲

寬字文饒漢靈帝時華陰人恚怒也裝嚴謂裝束嚴整收之者收其翻污之羹也異變也○李氏曰程子嘗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

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
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若劉寬者雖由性度之美如
此亦可謂遠忘其怒而觀
理之是非矣學者師之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

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

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好處並去聲○湛字子

而嚴厲也其性矜嚴而復好禮故其動止皆有則也

幽室無見必修整其容所謂不以冥冥惰行也嚴君

尊嚴之君長也漢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共治長安城中儀表猶言法式建武初為

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

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孔子於鄉黨

馮翊音馮
建武

漢光武年號寺官府之稱主簿馮翊屬吏也明府猶

言神君蓋尊稱其長之詞恂恂信實之貌○高氏曰

按上章劉公以寬和勝而張公復以矜嚴勝寬和則

近於仁矜嚴則近於義其性各有所優也然湛對妻

子若嚴君幾於矜莊過甚矣至望寺門而

步則又謙虛善下也斯所以不可及歟 ○楊震所

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

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

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遺音

音暮○震字伯起漢安帝時華陰人累官至大尉嘗

為荊州刺史故人震自謂君謂密言我知君之賢而

薦之君不知我之心薦賢為國豈為財乎何不知我

之心熊氏曰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

湯顧諟明命之意幾於聖賢之學矣厥後四代五公

善行

實敬身

三十一

孝與非痛

福祚綿熾意亦天鑑其心也夫○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

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

共言因請寓宿日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

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

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夷本作踈踞音據下為去聲令平聲○容字季偉漢

陳留人夷踞蹲坐也危坐以尻著蹠而坐也林宗名秦大原人異謂異於眾高氏曰寓宿借宿也蓋欲藉

以深觀其為人先輩惟恐失人其用心如此按容當

雞供母孝尤不可及乎宜林宗之楚起而拜矣○高氏曰以上五章舉漢朝能正心術者五人第五伯魚

善省察劉文饒善涵養子孝修整幽室伯起不欺暮夜季偉危坐愈恭斯皆慎獨之君子也歟○陶

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莫運

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

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甕音闕莫音暮○侃字士行晉鄱陽人仕

至太尉甕磚也時中原陷沒侃欲致力興復故朝夕運甕以習勞也爾助語過爾優逸謂過日於優遊安

逸也後為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

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

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

遠門無停客好去聲閫苦本切上疏去聲下疏平聲○愛好人倫尚名教愛養人才也古者

人君命將之辭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閫外多事謂軍旅之事每多也高氏曰手答書疏

則遠情皆通引接疏客則羣材畢至
侃之為此蓋興復中原之要機也
常語人曰大禹

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

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語去聲○陰日影也淮南子曰

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寸陰字蓋本於此其生也無一德補益當時其死也無一善傳聞於世則

是自棄其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

身也者也捕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

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

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
捕音捕樗丑居切○參佐參謀軍事者捕樗蒲博局戲雙陸之類浮華謂老聃莊周之言虛而無實也攝

檢束也養望養其虛望也通鑑作跣足逸遊荒醉談
戲廢事蓬頭跣足皆老莊尚玄虛棄禮法之流弊此

皆不可行也君子當以周孔為法整肅衣冠檢束威
儀何得以蓬亂其頭髮養其虛望不遵禮法自謂宏

大廣達乎事○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
見晉書列傳

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

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

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

穎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長上聲令終之

今去聲○王勃字子安絳州人文中子之孫炯華州人照鄰字昇之范陽人賓王婺州人行儉字守約唐

絳州人器器局識識見言士君子能致遠大之功業者當先以器局弘深識趣高遠為本而後以文辭藝

善行 實敬身

術為用也浮躁不沈靜也淺露不深潛也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令終善終盈川縣名後勃省父交趾渡南海溺死照鄰以惡疾不愈投潁水死賓王同李敬業起兵揚州討武后不克死事見唐書裴行儉傳

○孔戡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

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

○戡音堪懦奴卧切

宗時人孔子三十八世孫儒柔弱也言其勇於為義而怯於趨利祿如此高氏曰此亦丹書欲勝義勝之意義利清濁如芝蘭糞穢之異人能視義如芝蘭視利如糞穢則其取舍自決矣事見韓文墓誌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許納拜未嘗笑

語款洽

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其子仲郢每於省謁時至其藩境內所屬郡邑之人未嘗

知之恐其有迎送餽遺之禮也藩鎮門得列戟故曰戟門幕賓參謀之官皆許納受其子拜以其父行故

敬之不敢輕笑語為親洽高氏曰按幕賓後世所簡賤者而待之如此則其故禮父執更不待言矣事見

柳氏家訓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

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熏

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仲郢嘗為山南劍南天平鎮公退自公而退也釋放也端坐拱手束帶敬也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儉也讀書不釋卷勤也家法

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藩府急

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通

租必貫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

善行 實故身

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

及笄者皆為選婿出俸金為資裝嫁之貸音泰通奔

傳丁戀切犒口到切帑音儻藏上為竝去聲溢音逸

○在官以下十一條皆柳氏之家法僧釋氏道老氏

度化度之義言不授人以度牒令作僧道貸寬也

吏受賄也凡非理所得財賄皆曰贓假貸謂以錢穀

借之廩倉廩軍食軍餉通欠也贖除也館客舍傳馬

驛犒勞也儲蓄也帑藏皆庫名所以貯金帛者衣纓

猶簪纓及笄年十五者○高氏曰按不奏祥瑞則阿

諛除不度僧道則異端斥不貸贓吏則貪墨懲濟貧

卹孤則無告有資水早假貸則凶荒不害軍食精豐

則戰士奮通租貫免則窮民安館傳宴犒增盛則賓

客歸懷儲帑盈於始至則又以搏節有素不私其用

致然蓋真政事之才矣要其本原則在平居以禮律

身不事華侈而精勤於學是以施之政事至於周密

如此若嫁宦家孤貧女則又仁人之心矣○以上自

晉迄唐能正心術者五人

○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

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

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

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相國相位之

之如音汝復扶又切○王涯唐文宗時宰相掌利權

謂其兼度支鹽鐵權茶等使也竇氏女涯女嫁竇氏

與禍隨則名言也蓋妖巧之物人所貪競固有招禍

之道

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

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

七十萬錢其可久乎球音求○婚姻會因婚姻而燕

會也外郎官名如今員外言不

善行 實敬身

知守分可久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

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

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餽音

音旭浹音接飲為竝去聲賈餽亦同時宰相密親

密也奴僕以蒼為巾故曰蒼頭勗勉也浹周也浹旬

周十日也二青衣二僮使也地黃藥名無毒蓋他酒

詭稱耳食頃一飯之頃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為主累

故戒之奴恐球又明年王賈皆遘禍遘音垢遘遇

告主故毒殺之良所殺噫王以珎玩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

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

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

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于牆廡之間而不知

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廡音武恩權之隆赫禍機

知言之是非此則謂知理之言也盡忠所事謂盡心

於餽也奴曰臧婢曰獲指蒼頭門客指馮球廡堂下

周屋也柳玼既述其事而傷嘆曰王涯徒知物之妖

乎馮球以郎吏之卑職貪求寶釵溺愛妻子盡己之

忠於所事之主而不能保全其身此事亦不足論賈

餽居相位其家之蒼頭殺門客不知察其死之由王

涯馮球賈餽三人者欲終始享其富貴不可得也

此雖一事作戒數端熊氏曰珎玩奇貨不可貪一戒

愛而不能正家三戒也正言而不能保身四戒也孽

其權茶爭投瓦礫擊之至暴屍不得收葬自古宰相

善行

實敬身

實敬身

得禍之酷未有如涯鍊者要由貪戀權利有以致之凡人心術之微苟一動於此則去涯鍊之禍不遠矣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

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

在溫飽解冠竝去聲著陟略切○公名曾字孝先宋青州人仕至宰相謚文正解開上也唐進士

由鄉而貢曰發解省官舍也唐開元中謂尚書省為南省廷試御試也皆為榜首冠于群士或者翰林學

士劉子儀也狀元試三場言鄉試省試廷試皆第一也著語助喫著不盡言享祿之多不可喫盡也志不

在溫飽則在安天下○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

矣事見東軒筆錄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

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也少去聲譽音余樂音洛○公名仲淹字希文自年少時便有宏大節操不一動其心謂富貴不慕貧

賤不厭毀之怒譽之不喜得而不歡失而不戚也天下未憂而先憂天下已樂而後樂仁人之心如此

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

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

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自信者自守其所信也如是盡其方也事

上待人一以自信而不趨利不避害有所為必盡其方而成敗不苟焉容心於其間有行法俟命意事見

歐陽文集○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

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公平生誠實不欺故不可對人言者則不為也

語見晁无咎錄○高氏曰以上三章明心術之要也誠能存溫飽如沂公先憂後樂如文正無一毫不

小學書合纂 卷四 善行 實敬身 四十五 考與非痛

可對人言如司馬公則可謂包含弘大磊落光
明而稱不世之偉人矣故特舉三人以終之

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

處皆穿股音古寧字幼安漢高士北海人箕股謂

處皆穿觀其五十餘年兀坐如此則心之不動可知

矣事見魏志高士傳以下凡七章舉古人敬身威

儀之則也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

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

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於

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少去聲窘巨隕切俚音里伎

性也養性養其德性也自寡嗜慾以下皆治心以養

玩奇物可玩弄者事見呂申公家傳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

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塑音素如泥塑人陰之

斂也一團和氣陽之舒也所謂全體渾然陰陽合德

者先生近之矣朱公揆見明道先生于汝南歸謂人

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亦是此和氣事見程子外書明道先生作字時

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儀之一端觀小

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

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忠定元城先生謚也人有妄心

戰所謂制外以養其中也朱子曰溫公所謂誠即劉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也

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易音異，隱音隱，掣音掣，昌列切。肘，陟柳切。

矛音謀，盾音食，準切。言行之行去聲。○易之，以不妄語為易也。揉曲者曰彘，正者曰括，皆制木之器也。自相掣肘，矛盾，喻言行相違也。吳氏曰：掣，挽也。肘，臂節也。掣肘，謂肘欲運動而人挽之，不能運也。矛有鈎之傷也。高氏曰：掣肘，見家語。矛盾，見韓非子。此借以為言行相違之喻。力行七年，蓋其省克之嚴久而不解。如此至於表裏相應，幾乎動以天而無妄矣。事見元錄城語。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欹音欺，竦音聳。○高氏曰：不動不移，由其立志堅凝。

而然也。按劉公於哲宗時抗疏忤章惇，斥嶺表。凡烟瘴遠惡地，無不歷，惇屢嗾其黨殺之，卒不死。文忠蘇公稱：為真鐵漢，而不知其與客坐談時。○徐積仲車固先有以養成之矣。事見元城語錄序。

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謚節孝先生。仲車父早母，頭容直，出禮記玉藻。朱子曰：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惡也。事見呂氏童蒙訓。宋史卓行傳曰：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

善行 實敬身

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苦枕塊衰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其孝如此附錄以示小子○高氏曰按君子威儀之善實與內之心術相通幼安當膝皆穿明道端如泥塑元城肩背竦直即古人坐如尸之意其外如此其中可知至正獻公淡然無所好温公仲車誠而無邪心豈非超乎塵滓無愧幽明者歟固未可以威儀之末視之矣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

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絜潔同長音丈○儉謂不華靡絜謂不垢汚長剩也無長物謂儉絜之外無所增飾也碩按君子猶云丈夫文中子稱其家人黃白麻絲自然之色 ○柳玘曰

青碧漆造使然之色事出文中子事君篇 ○柳玘曰

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葢夕食

齏葡萄而已葢音恣齏下沒切斃音庖○高氏兄弟俱元和中登進士長鉞次銖次錯俱官

至吏部侍郎速召也不二不兼設也羹肉羹葢肉齏齏猶嚼也葡萄皆菜名語見柳氏家訓 ○李

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

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隘

為大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公名沆字太初宋真宗時位宰相謚文靖洛州

人第第宅封丘宋都城門名廳所以治事故曰廳事旋回轉也隘窄狹也大祝奉禮皆世蔭之官已太也

事見温公訓儉文下三章竝同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

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

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

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

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

日乎

相去聲易音異○公名知白字用晦宋滄州人初為河陽掌書記後為宰相謚文節漢丞相公孫弘為布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為布被此詐也或人見文節之儉約亦疑其詐故引是以譏之頓遽也

○溫公曰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有止於肺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音慈數音朔○溫公父名池字和中羣牧判

官名蓋主閑牧之事者行猶巡也凡非穀而食皆謂之肴酒果肴器皆儉以其常有常用者故會可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矣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

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

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

俗奢靡者鮮矣內法謂宮內造酒之法營辦也聚集也書謂召客之書嗟乎風

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居位謂居相位時公

已作相矣高氏曰酒果肴器皆奢物雖豐而不可以數會則禮反疏情反薄矣而世風日以奢人情日以蕩物力日以屈故欲導風俗之儉必先絕宴客之侈然後可為也○溫公曰吾家本

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時長

善行 實敬身 且心 守其本義反

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

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

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

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赧乃板切矯音皎○忝叨也聞

求也高氏曰案文靖文節温公皆宰相高氏兄弟三

人亦皆卿貳也而能儉約如此則知內篇所詳飲食

之節衣服之制雖至卿相當守之非特小子之宜謹

而已然衣食儉於幼時則易儉於卿相則難非早儉

而豫防之不奢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

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信民名華宋臨川

也一人能甘澹泊而不以外物動心則可以有為矣擊

節一說擊手指節一說擊器物為節皆通嘆嗟嘆賞

稱賞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

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外物至微末

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

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失其本

心者衆矣可不戒哉事見呂氏師友雜志○高氏曰

按人生有欲在於自奉世人所以曉夜蠅營甘為至

汗極下不辭者不過供饕餮恣睢之一快而已朱

子輯小學終於咬菜根一言其叮嚀之意切矣

右實敬身

凡二十八章李氏曰首十四章實心

實衣服之制末六章實飲食之節

昌谷麟 關口益

德山明 中村謙 全校

若加以金銀垂天之服... 名聞... 獨不... 花... 平生... 取... 昌谷... 關... 益... 全效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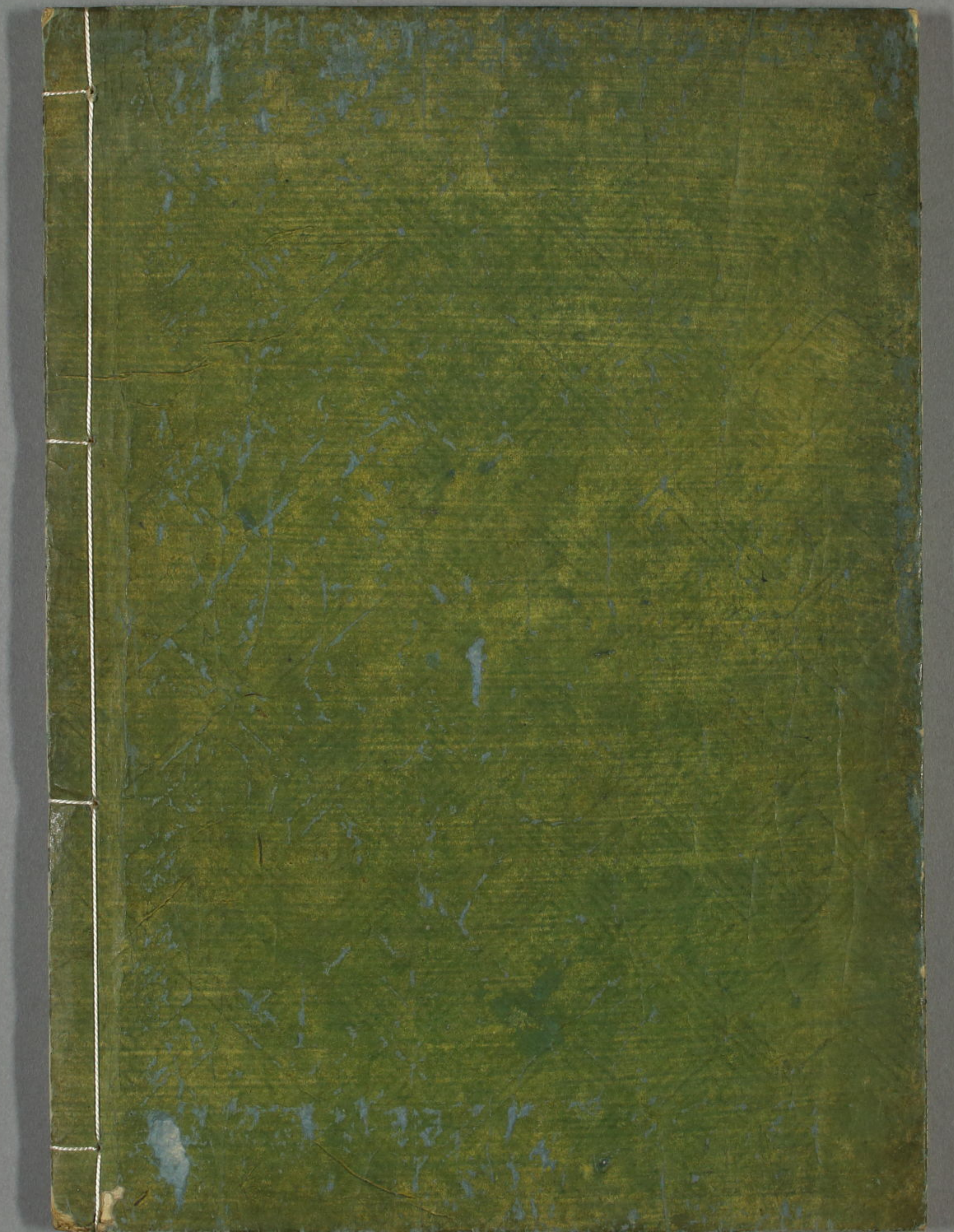
...

...

...

小學書卷之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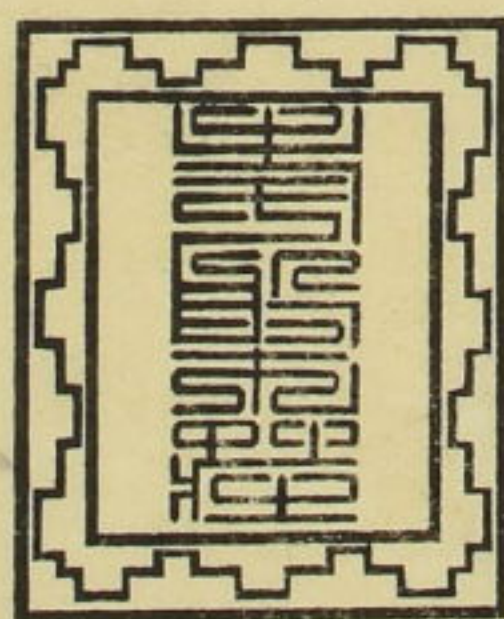


安政丁巳新鐫

昌谷碩編輯

小學書合纂

考槃莊藏梓



卷之二

卷之二

昌谷集

卷之二

昌谷集

昌谷集